



大學定本

□ 12
3086
175

大學定本



口 12
3086



大學定本序

聖人之道。不出乎人倫日用之間。而中庸為極。故其為教也。使天下萬世之人。與知能行。而未嘗窮其說。以使人幾乎不可企及也。自詩書已來。其說寢備。而載鄒魯二書者。昭然可見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一人之所知有限。非質之往。聖求之師。資則無所準度。故人



不可不學焉。然事有大小。務有緩急。天下之物。洪纖高下。日新月益。不可勝載。苟以有限之精力。而欲講無窮之理。則雖閱百世。而亦不能盡者矣。故聖人先其大而後其小。急其本而緩其末。務知關人倫日用之最要者。而未嘗以盡窮。凡天下之理爲事也。後之格物之說。則異於此焉。欲今日格一件。明日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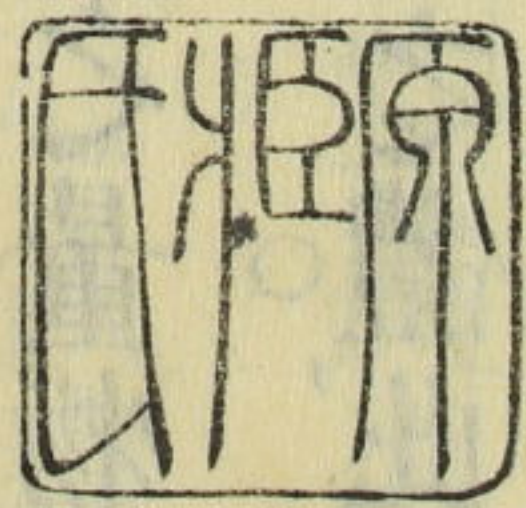
一件。以至於其極。則難矣。且人之所欲。無窮。聲色臭味之誘乎我。苟縱而莫之節。則放蕩。汎濫無所紀極。故欲不可不節焉。然欲使根治其心。無所萌動。則斯身未亾之間。竟難見其効矣。故聖人以禮爲準。以義爲度。使凡接乎耳目者。動必由此。以進德而未嘗以無一毫人欲之私爲期也。後之明明德之說。則異

於此焉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難矣。通而論之。欲者人之所必有。而易陷。故曰寡欲。曰窒慾。而未嘗曰無欲也。知者人之所不可不博者。而難盡。故曰博學。曰多識。而未嘗曰窮。凡天下之理也。亦豈欲精爽散逸。一心無主乎哉。唯曰篤於好善。而未嘗曰鑑空衡平。一物不著也。後世之學。專主乎理與心。故理之

在事者。不盡窮之。則無以拓吾心之量。物之蔽心者。不盡除之。則無以明吾心之體。此居敬窮理之說之所以興。而遂格物以窮天下之理。明明德以除一毫人欲之私。有誠意正心之說。以維持彌縫之。以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加之語孟之上者。爲是故也。先人壯歲敦好宋學。尊信敬服。有踰鬼神。潛究多年。稍

疑其不然。專信語孟。一書以爲羣經綱領。嘗
著注解。後依門人之請。爲校此書。因鄭氏古
本。稍移動數節。間附管見。名曰定本。頃梓而
藏之于家。仍序其大較。弁之于首。云

正德三年癸巳臘月日伊藤長胤謹敘



大學定本



洛陽 伊藤維楨 考定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鄭氏音
泰。今從之。

明德者。謂聖人之德。光輝發越。至於幽隱之地。遐
邇之遠。無所不照。易所謂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
昭明德是也。及虞書贊堯之德。曰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泰誓贊文王之德。曰若日月之照臨于四方。
皆此之謂也。觀下文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可見

矣。親民。程子作新民。新者革其舊之謂。三代書傳多說新字。下文亦有新民字。當從程子。至善者善之至極。若下文所敘仁敬孝慈信是也。言大學之道在斯三者。而明明德新民二者。又以止至善爲要也。○按明德二字。多見於詩書左傳。而至於論孟。則專以仁義禮智爲教。孝弟忠信爲要。而未嘗有一言及明德者。蓋以明德二字。其義甚大。唯可以贊聖人之德。而非學者之所能承當。不若以仁義忠信爲教之通。上下盡人道。而無遺漏也。至於以此爲人心之稱。則失其義益甚矣。章句解明德。

曰。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蓋波泥明字。而不知本贊美聖人之德之辭也。觀康誥單曰德。堯典亦曰峻德。皆不言明。自可知矣。且虛靈不昧四字。本出於禪書。卽明鏡止水之理。而於吾聖人之書。本無此理。亦無此語。其相反不翅冰炭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承上文而言止至善之效。

右第一章

大學一篇不出於明德新民止至善二者而

止至善。卽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故下章先論明德。新民之義。而於止至善。尤致其詳。蓋知本卽止至善之要。而自誠意至脩身者。明德之至善。齊家至平。天下者。新民之至善也。一直寫下。首尾貫穿。義理相承。體統相應。是作者之本意也。愚故斷以爲大學有三綱領。而無八條目。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自此至下文聽訟章。舊本誤在誠意章下。其間前後相錯者。皆從朱氏所定。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諟猶此也。明命。謂天之顯命。商書曰。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改夏正。卽是也。言成湯雖旣爲天子。猶恐或失天之顯命。而顧念表正之也。○按章句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此以天命做人性說。非也。明命卽天命之福善殃淫者。不可與性混說。下文引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曰。峻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皆以天之眷命而言。本文之意甚明矣。此章本述明明德。而引天之明命者。蓋泛引詩書言。

明諸語以敷衍明字之義耳。古人引詩融活自在。不必拘拘。下章亦述新民而引其命維新。此可類推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明者謂堯之聖德光輝發越無所不照也。所謂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即其事也。峻大也。峻德言其至大。明德言其至明。各就其盛而言。○按章句先解明明德曰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據此則明之云者在學者分上。

可言而非所以語生知之聖也。今虞書贊帝堯之德而曰克明則可知。稱聖德之明于天下而非除物欲以復初之謂也。然則明明德者其義亦可從而知矣。

皆自明也。

言欲其德之明於天下則在於先自明其德也。

右第二章

此論首章明明德之義。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盥頰之盤也。言新民以新己之德為本也。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太雅文王之篇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極猶皇極民極之極謂至善也

右第三章

此論首章新民之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入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

於信

詩文王之篇敬止謂敬其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善

之至大者此釋詩之辭下倣此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

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此以下說止至善之由。爾雅骨
曰切。象曰磬。玉曰琢。石曰磨。學也。易。故比。骨。角。曰
脩也。難。故比。玉。石。○按。章。句。曰。切。以。刀。鋸。琢。以。椎
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磬。以。鑪。錫。磨。以。沙。石。皆。治
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磬。之。治。玉。石。者。
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蓋。以。切。琢。爲。治。樸。之。名。磬。磨。爲。成。器。之。名。然。爾。雅
曰。象。謂。之。鵠。角。謂。之。鬻。犀。謂。之。剡。木。謂。之。剡。玉。謂
之。雕。註。云。治。樸。之。名。又。曰。金。謂。之。鏤。木。謂。之。剡。骨。

謂之切。象謂之磬。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註云。治器
之名。蓋治樸謂治之有緒。治器謂益致其精。章句
所解不知何所據。若義理雖生於千載之後。猶可
得而刊其繆。至若字訓。則從古傳授。皆有定例。今
日不得新造其說。況爾雅永爲字學之祖。則後世
最不可捨其說。而新創義訓也。○又按如切如磬
道學也。以下五十三字。本見爾雅。今太學全襲其
語。以說至善之義。亦可疑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怠。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怠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此承上文之終。說止至善之效。○自引淇澳詩。以下至此。舊本誤在克明德之上。

右第四章

此論首章止至善之義。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喪民志。此謂知本。

此首引夫子之言。以明知本即止至善之要也。○

此一節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言止至善之方也。物者即下文所謂日意日心。

日身日家日國日天下。六者是也。事者所謂日誠

日正日修日齊日治日平。六者是也。○按此以下

至於誠意章。鄭氏舊本次第相承。義理分明。一無

可疑者。皆明本末先後之義。乃述格物致知者也。

章句別立釋本末傳。補格物致知傳。大失作者之

本意。故今專從古本之次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此承上文而列先本始而後末終之序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明德之明于天下也。致推極也。致知，謂推致其心之所知也。格正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云者，即先本始而後末終之謂。指誠意等六者得先後之序而言。言物而不言事者，省文也。○按章句曰：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非也。若如其說，則當曰：明天下之明德而不可曰明明德于天下。可知章句之解非本文之意矣。且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故聖人之於天下，脩己以安之，使其仰事俯畜自由于禮樂教

化之中焉耳。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有能使舉一世之人皆全其虛靈不昧之體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耶。此勢之所必不能也。蓋其說甚過快而要之事實，則實不可行也。又解致知格物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此於本文不見所據。愚嘗著格物訓義一篇，後偶檢二程全書載明道先生一說及明王心齋著格物論，亦與鄙見合。皆於本文自有明據。若朱氏所謂窮至事物之理，其說雖不能無一般理然證之本文，本無所考。蓋出其意撰而非作者之本旨也。夫知者固無

不知也。然審其事之本末先後而必先其本而後其末。務其急而忽其緩。知而無益者亦不必知之也。故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聖賢之意亦可見矣。若朱氏之所謂是強學者，以堯舜孔子之所不能也，謂是乎？非乎其弊至今，鉄錮石確，牢不可解，實斯道之大厄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

此言先本始而後末終之效。○按格物者，審事之本末先後而正之之謂。故上言其序而此言其效，不可闕一。若從章句八條目之說，則其次序節目上文既盡之矣，而復述此一節，是屋下之屋，牀上之牀，無甚意味。雖刪去之可也。故知格物者，正先後之謂，而非窮物理之事也。然則大學本非比列八條，斷可知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章句曰。壹是猶一切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所厚亦帶本說。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結本文先本始而後末終之意。章句以此謂知本。一句爲衍文。而又爲於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別有闕文。尤非也。

右第五章

此論格物致知之義。○按格物致知。卽止至善之要。故自此至篇終。皆推言止至善之義也。蓋物格知至。則於事之本末先後。知之明

矣。故此章反覆推明其義。而下章特論誠意之義。以爲用工之始。章句比列八條。承上接下。相合以說。故以爲格物傳闕。而取程子之意補之。尤無所據。且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而又於誠意傳釋云。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何哉。夫在格物時。吾心之全體大用。旣明。則是聖人之能事畢矣。豈容於其後。尚有心體之明未盡。而苟

焉。自欺者哉。若謂有所未盡。則格致之時。不
得謂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蓋晦菴之學。主
張理字。故於格物致知章。立言自不得不如
此。然於誠意章。其說自相矛盾。不免牽強補
湊。說亦詳于下文。○章句云。大學始發。即凡
天下之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
於其極。又曰。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
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宋學之全功。而
後世學者無不從事於此。然夫子之所不言。
孟子之所不述。其言過快。而實足以誤學者。

設謂求至於其極。然其極不可得而至。謂表
裡精粗無不到。然其實不可得。而到何者。宇
宙之窮際不可得而知。古今之始終不可得
而究。汎微之於萬物。凡其性情之變。形狀之
別。聲音色味。其所以然之故。皆不可得而知。
近取之於吾身。凡其皮膜之束。九竅之通。水
穀吐納。其所以然之故。亦皆不可得而知。故
聖人務知人倫日用當務之急者。而不知而
不害。爲君子者。不必求知之也。故孔子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是已。學者不可不

辨爲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謙讀爲慊。

此大學用功之始。故特論誠意一事也。意。意思也。謂心之所往來流注也。誠。意者。誠心之所思也。卽孟子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之意。慊。章句曰。快也。足也。○按章句以爲意者。心之所發也。非也。若使意爲心之所發。爲則是心本而意末。心源而意委。夫本立而後枝。自茂源澄而後流。自清自然之理也。今不曰欲誠其意。先正其心。而曰欲正其心。先誠

其意。則豈非本末顛倒之甚耶。然則不可以意爲心之發。甚彰彰矣。蓋自天下而國。而家。而身。而心。而意。自末之本。後其末。而先其本。故欲正其心。不可不先誠其意。故敘誠意于正心之先也。若欲就心之所發。求誠。則意思局促。不復似聖門之教。今講章句者。徒悅其工夫之似密。而不知聖門之學。本可以從容盛大得。而不可以緊急促迫求之也。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言誠偽之在於中者雖致飾乎外終不可檢以明君子慎獨之功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章句曰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愚謂若使此篇果出於曾子之意則傳十章皆是曾子之言奚獨於此稱曾子曰乎由此觀之則以大學為曾子門人之所記不可據信矧禮記諸篇稱曾子曰者亦多豈皆曾子門人之所記哉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確言

右第六章

此論誠意之義○按以下諸章每首必揭所謂二字兼兩事而論之此章特舉誠意一項不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者何哉蓋前章聽訟吾猶入也以下至於此謂知之至也凡六節既論格物致知之義盡之矣不待復覆述其義故於是初揭所謂二字特論一項其意甚分明然則大學用工之始本在誠意一章而此章之前不復有格物致知章斷然可知而所謂格物致知者乃審事之本末先後而

正之之謂亦可從而見矣。朱氏不察漫立補傳。殆爲古今一大聚訟。註解古書其難如此。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

此言欲修其身當先正其心。故言治心之間不可使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等四者害其心也。○按正心之說非聖門之學也。蓋聖人之教專以仁義爲道。使人心歸嚮之。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也。故論語曰。道曰德而未嘗有言正心者。孟子雖屢

言心亦皆曰良心曰本心。指示行仁義之本而爲言。今大學不以仁義爲教而徒欲檢束其心不使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害之。是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無所審度焉。究其弊之所底亦將盡滅人心之用。其不可也。必矣。語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今大學曰。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則此三益者皆是爲心之不正。夫子之言豈可非之哉。予以大學爲非孔子之遺書者亦以此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宋儒誤以孟子所謂求放心者爲攝收精神之謂。此所謂心不在焉者。卽宋儒求放心之說也。語曰。發憤忘食。又曰。三月不知肉味。蓋聖人之心。篤於好善。故心專乎此。而或至於不照管他事。此所以爲聖人也。若以大學律之。則是雖聖人亦不免放心。豈可乎哉。其詭孔孟之道。較然著明。不可得而掩也。朱氏林希元回護調停。強欲一之。何哉。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第七章

此論正心之義。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此言欲齊其家。當先脩其身。故言接人之間。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惰五者。不可有所辟也。○按教惰二字有病。書曰。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語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侮。其雖平平人。豈可以教惰待之哉。公明宣稱曾子曰。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由此觀之。大學之

書非曾子門人之所記明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頽此謂
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第八章

此論脩身之義○按章句於誠意以下承上
起下之間纏繞牽扯前後相侵失作者之意
特甚矣若如其說則物格知至既盡矣又奚
用誠意之功誠意既盡矣又奚用正心之功
正心既盡矣又奚用修身之功誠知非作者
之意今通而論之推天下而本之於國推國

而本之於家推家而本之於身推身而本
於心推心而本之於意先之以格物致知者
知其本末先後先其當先而用力於其本也
次第相承意義接續作者之本意明瑩條暢
無復可疑焉然脩身功夫誠意正心而已外
誠意正心而豈復別有所謂脩身者哉作者
必欲比說六條故既說誠意正心復說脩身
若欲舉親愛以下五者之病則列之於正心
章可矣於此別布列五者之目者何哉且聖
人之教以仁禮爲要故語曰克己復禮爲仁

中庸曰修身以道脩道以仁此章不一發明此意而專論心之偏處最足可疑蓋學有存養焉有省察焉存養者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是也省察者優所以助存養之所不及也存養猶服補益之藥省察猶用攻擊之劑此章專言省察之意而不及存養之功猶不服補益之藥而專用攻擊之劑其亦與孟子之學異矣考亭之學全出於此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至言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言有實心則有實效章句曰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此非作者之本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

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言能察人之心。而宥人之過者。恕之事也。以此為心。則人樂從之。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句應上文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之意。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之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之篇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第九章

此論齊家之義。○此以下通上一節說政事處。義理切近。吾有取焉。蓋得詩書所載先王之遺意。其間亦多確言。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章句曰。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此卽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之意。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節泛述上文絜矩之方。○按章句曰。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此非

聖人之旨也。何者。天地之化。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雖寒涼溫熱。無有所忒。而其氣候之變。或進或退。不能無少筮。活物故也。聖人之教人。亦猶如此。使入易行。而未嘗窮其說。而強人以難行之事。故知道者之言。近而易從。不知道者之言。遠而難從。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爲此故也。今夫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乃非但堯舜孔子之所不能。雖天地鬼神。亦不能如此。豈非其言遠而難從者乎。大抵宋儒之於學。要至纖至密。毫無罅漏。欲若堂中

敷磚頭頭相合。廣狹適均。井然不紊。蓋見死道理而不見活道理故也。故議論雖可聽。而其實難從。持守雖可觀。而終不免有把捉矜持之弊。前章句所云。使天下之人。皆以明其明德。亦此類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內者親之之辭。外者疎之之辭。

康誥曰。維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審。惟善以爲審。

楚書楚語

舅犯曰。亾人無以為審。仁親以為審。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亾人。文公時出亾在外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日殆哉。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程子云。當作急。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大道猶言大方。言通天下而無所違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言理財之道。且言徒務財用而不好仁義則財非其有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通上節專言斂財構怨之害。○按義利之辨。儒

者之第一義也。義之與利。猶冰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相混。求利則不得由義。好義則不欲雜利。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也。蓋由義而行。則衆心悅服。庶民親戴。而自致安富尊榮之效。若徒以義爲利而行。則是以利行。利則不得利。故行義以求其利也。其弊至於假仁放利。而與先難後獲相忤。詎止萬里。此學者之所當辨也。

右第十章

此論治國平天下之義。○按大學之書。蓋戰

大學定本
國之間。齊魯諸儒熟詩書二經。而未嘗窺孔
門宗旨者。所作也。故其說學問處。固不能無
詭于孔孟。然而至說齊家治國平天下處。則
津津有味。蓋從詩書二經來也。然視之孟子
之論王道。橫說豎說。自一仁字。細繹來意思。
周徧效驗。分明大有逕庭矣。而後世註解。又
雜以虛寂之見。意好之偏。而加之於語孟之
上。則其為斯道之秦蕪坑塹。莫此為甚。唯熟
讀語孟二書。能識孔孟血脉者。而後能諒予
言。不至與孔孟之道相背馳也歟。

右大學定本一冊。依一門人之請。考定若
此。凡改定古書。予素所不喜。何則。史之闕
文。古人慎焉。在當時猶難於定。其紊亂。況
以千歲之久。竹帛之所傳。而有能推其行
文意脈。而會不踏者邪。然大學一書。本多
錯簡。先儒二程朱氏。明鄭瑗管志道等。諸
儒皆有改本。今不暇論。唯朱氏章句。列於
四書。永為學者措式。竊以孝經本一篇之
書耳。朱氏又分經傳與大學相比。類或以
仙家所傳先天四圖為伏羲所作。則予固

不能無疑於章句。故今原作者之意為之考定。又舉其盤於孔孟之旨。與註家失作者之意者。逐一論議辨駁。糾繆正誤。聊附各條之下。其所未詳者。學者以意逆之可也。

崇貞享二年歲次乙丑夏四月洛陽伊藤

某謹識



